

全華叢書

印



青巖叢錄一卷
華川卮言一卷

全華叢書

退備器開產

青巖叢錄序

古人之讀書凡其有會於心者則筆而記之志有得
示無忘也向予讀書青巖山中遇有所見輒抄以爲
書謂之叢錄既乃刪其膚近煩碎者爲貪常嗜瑣之
戒而有關於經史百氏之大要者則存之聊以示諸
子姓云王禕

于... 三... 三...

... 百... 之... 夫... 者... 以... 示...

... 之... 其... 會... 當... 之...

... 出... 向... 于... 萬... 昔... 青... 嶽... 山... 中... 自... 有... 其... 身... 雖... 以... 為...

... 古... 人... 之... 前... 昔... 凡... 其... 有... 會... 以... 心... 各... 限... 等... 而... 臨... 之... 志... 存... 於...

... 有... 尚... 幾... 終... 矣...

重刻青巖叢錄序

說部書至宋始盛元明尤夥大率其
病有二逞新奇炫淹博其病也誣甚
或雜以委巷猥褻之談污及簡牘其
病也尤誕君子均弗取焉儒者窮年矻
矻綴輯舊聞務在識大體而擇言必雅

使一書出而後之覽者無所用其訾議
斯足貴耳王忠文青巖叢錄一編首論
六經之授受次辨百家之源流卮辭
稗說枕屏弗錄大體既立而擇言又
極雅馴俾誣與誕兩祛其病雖躋之
古作者之林奚多讓焉余初從學

海彙編中得緯書至醫家之書凡五
篇與四庫書目紀載相符嗣復由乾坤
正氣集錄其辨論羣經七篇冠諸緯書
之首合而刻之萃為完璧用以泯抱殘
守缺之憾廣徵文攷獻之傳是我後
學之責也讀者盍辨香奉之同治九年

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青巖叢錄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易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

重卦王弼以為

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禹司馬遷以為文王

當時蓋有圖而無書也後

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皆本於伏羲之圖而

取用各不同三易既亡其二惟周易獨存周易經上

下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為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易以卜筮故存漢志

易十二篇經二傳十也初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

爲田何漢世易分三家自田何始田氏易十二篇有章句其後楊何施酬孟嘉梁邱賀之徒所學皆祖田氏楊何先出武帝時已立博士施孟梁邱至宣帝時皆立博士而易有施孟梁邱之學矣是時復有焦贛費直二家之易焦氏之易無師授專述陰陽災異之術焦傳之京房元帝時京易亦立學官費氏亦無所授又無章句其初惟傳民間厥後鄭康成等皆傳費氏易於是費氏興而田焦之學息矣蓋自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八卦中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然猶止

以彖象係于本卦之末未爲淆亂正經至魏王弼乃以彖象分附各爻之下而經始與傳雜是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亂於王弼也弼注上下經高談理致以莊老之意爲解而晉韓康伯注繫辭說卦等篇其說亦本於王弼疎略而無據唐孔穎達爲正義則又徒事訓詁而不足以言道其他言易者雖眾鮮復有名家者至宋而邵子程子之易出焉夫自周秦以來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孔子於繫辭說卦固嘗言之學者不察也邵子實始得而發揮之蓋

邵子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

夷所謂先天之學也自先天之學明人知有伏羲之

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矣或曰易有畫卦重卦其義不同

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分為八卦故曰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先天之易也八卦

之三畫既已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

體既又相錯相盪而互成六十四卦此文王後天之

易也重卦乃入卦之上加以八卦非三畫之上遞加

一奇一耦以為六畫邵子先天圖以乾夬至剝坤為
六十四卦自然之序與易經所序不同故觀入卦生
而為六十四卦則先天圖之義為精觀入卦重而為
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義為明邵子之極數知來
其妙在於加一倍法而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得苟同
也程子謂易道自泰而下無傳者其為傳主於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而隨時變易以從道蓋世之考象辭者既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又淪於空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程子之書而已先儒之論謂包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於卜筮而孔子之贊則一於義理爲教爲法不同而道無不同自秦漢以來皆不足以言易蓋惟邵子之易本於數程子之易本於理爲得先天後天之祕而理數二者要未始相離也若朱子本義之作則專主於卜筮以謂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包涵萬理其實則古者卜筮之

書不必專說理與數亦未嘗滯於一端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說也然由魏晉至今世所行者唯費氏王氏易及東萊呂氏始用晁氏之說更考定之悉存古十二篇之舊謂之古易而朱子因之是又可謂深有功於易者矣

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今文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也古文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也秦焚書時伏生爲博士與孔子之孫惠孔騰或作孔鮒皆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

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
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
費誓秦誓是也後人僞加秦誓一篇故史云二十九
篇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召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
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年老言不可曉使其
女傳言而又方言不同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
屬讀而已其書以隸寫之隸者漢世通行之字故謂
之今文也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孔壁百篇皆在而

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惠孫安國以

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

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如太甲

盤庚說命泰誓昔二三篇共序凡十二篇為四卷又大

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

篇為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為四

十卷通共者六卷為四十六卷也為之作傳會國

有巫蠱事訖不以聞其傳遂泯而張霸偽作舜典汨

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

一德典寶伊訓肆倫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

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敘故

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

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
六卷目爲古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
數然漢儒所治不過伏氏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
張霸僞古文辭義蕪鄙無足取重於世而終漢世所
傳皆霸僞本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以及王
肅鄭服杜預之流又皆不見真古文亦誤以此爲古
文之書也至晉元帝時豫章太守梅頤始上古文尙
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所藏者晉書云鄭冲授
之蘇愉愉授之柳柳之內兄皇甫湜從柳得之以授

臧曹而曹以授之頤頤遂奏上施行焉二十五篇者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
 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梅氏書既
 出復析伏生書二十八篇為二十三即復出舜典益
稷盤庚三篇康
王之命雜之通為五十八篇并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
 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是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為
 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氏歐陽氏所傳二十九
 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獨行於世矣自

今觀之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先儒嘗深疑之
今文雖間有闕誤顛倒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
無疑古文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文字而孔傳
特魏晉間人假託安國爲名耳宋蔡沈氏集傳於每
篇各疏古文今文有無旣爲明白而近時吳澄氏又
分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二十五篇者各自爲書不相
淆雜於是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又按唐藝文志有
今文尙書十二卷注云立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文字今文者隸

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而今文則唐世通行之楷書此又漢唐古文今文之異也

詩三百篇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孔子二南及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也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孔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者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列爲國風旣又得商頌魯頌等篇合周公之所定者爲三百篇秦火詩書同禍書最殘缺而詩獨無一篇之失者亦以其託於諷詠不徒載於竹帛故也然素絢唐棣貍首鸞柔諸詩旣

斯配小星以桃夭配標梅以免罝配羔羊以芣苢配
 采蘋以漢廣配行露以汝墳配殷雷以麟趾配騶虞
 各十一篇整然相合其為周公所定無疑若甘棠後
 人思召伯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
 三詩乃皆列於二南然則雖二南亦非復周公之所
 定者矣漢世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
 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
 於王吉三家並立學官毛詩起於毛公最後顯大毛公亨
為訓詁河間獻王獻之其後盛於徐敖而言毛詩者
以小毛公葺為博士

本之徐氏至平帝時始立學官四家之詩經同而說
異後漢又黜毛氏而立齊魯韓氏學至於馬融鄭眾
鄭康成賈逵之徒乃皆發明毛公馬融賈逵鄭眾作
傳鄭康成爲箋又爲譜圖於是毛氏學遂盛而三家
寢微魏晉之詩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今
毛學與鄭氏箋譜並行世之言詩者非毛鄭之學不
學也初詩序自爲一編毛公始以分真諸篇之首乃
若詩人所命之題而詩之因序以作者經之本旨不
復可考其序或以爲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作

或曰子夏作或曰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王肅曰子夏所序今
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毛詩子夏所創毛公及衛
宏又加潤益韓愈又以爲詩序非子夏所著王安石
則以爲詩人所自製或曰太史采詩之時已序其美
刺之意於篇端自美刺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
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出一人之手故其
辭往往重複云唐以來儒者皆莫覺其爲失儒顧有
覺之者然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足

以洗千載之謬矣朱子集傳其訓詁亦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朱子之傳行而毛鄭之說廢矣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而朱子門人輔氏有童子問其說復多補朱傳之未備者焉

春秋正經漢藝文志雖有之而自漢以來經文皆雜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旣明異同復有增損苟遂信其爲聖人所修之文不可也自今考之盟于蔑左氏以爲蔑而公羊穀梁以爲昧築郟左氏以爲

郟而公羊穀梁以爲微會于厥愍左氏以爲厥愍而
公羊穀梁以爲屈銀又如尹氏之爲君氏如雨之爲
而雨其異同有如此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
書孔子生而左氏則不書左氏於獲麟之後復引經
以至於六年仲尼卒而公羊穀梁則無之其增損有
如此由是言之則正經之在三傳者皆不足信姑取
其可信者則左氏爲優何也公羊穀梁皆以其傳麗
于正經納經於傳中無所分別而左氏則經自爲經
傳自爲傳至杜預乃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正

經之在左傳者猶爲可信也然而聖人筆削之本文
後世亦不復見矣且漢世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
夾氏無書旣先亡而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世復立
穀梁至平帝時乃立左氏三傳之有功於聖經固也
然而其得失亦相半左氏詳於事公羊明於例穀梁
精於義此其所爲得也左氏之誣公羊之亂穀梁之
鑿此其所爲失也至其互相牴牾使聖人修經之旨
因以不明則古今學者之通患也晉劉實撰三傳條
例劉兆則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

春秋調人而汜毓又合三傳撰春秋釋疑章表微又著三傳總例以通理經趣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至唐啖助趙匡陸淳始考三傳短長信經以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言春秋者未之能過也宋世言春秋者亡慮數百家惟程子之傳有以明聖人經世之大法武夷胡氏之傳又於尊王賤霸內夏外彝恤患復讎之大義深致意焉他若泰山孫氏口口口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而清江劉氏傳權衡意

林三書臨海葉以傳獻考三書尤爲精密皆卓然名家者也獨朱氏之論春秋有曰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於是爲得聖人修經之本心而前儒賞罰之說稍廢樸鄉呂氏或問實主其義今世學春秋者咸宗之禮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儀禮者周公作三代聖人法制之所存故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孔子旣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乃儀禮之傳疏也秦焚書禮廢最

甚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以授瑕邱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大戴德小戴聖是為今文

鄭康成為之注至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

五十六卷於壁中一說出魯淹中淹中里名河間獻王得而上之

其字皆篆是為古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二戴及劉氏別

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次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餘三十九篇

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逸禮列之學

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而諸儒

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漢隋志皆稱古經唐志乃始稱儀禮若禮記之見

於漢者其初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
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號小戴禮止四
十三篇曲禮檀弓雜分上下故爲四十六篇馬融
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總四十九篇鄭康成
爲之注今世所行者惟儀禮十七篇小戴禮記四
十九篇而大戴禮存者四十三篇不大行初漢世
言禮者盛於后蒼有曲臺記故嘗立后蒼禮博士及
二戴出而禮尤備大戴以授徐良小戴以授橋仁楊
學於是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而宣帝

詩大小戴皆立之學官厥後諸儒如盧植王肅孫炎
馬融之流皆有功於禮而鄭氏爲盛矣自晉宋至周
隋傳禮學者爲多其爲義疏者南有賀循庾蔚崔靈
恩沈重宣皇甫侃北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
熊安至唐魏徵以小戴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
開元中詔元行冲與諸儒爲疏將立之學官而張說
沮之當時疏儀禮者賈公彥等疏禮記者孔穎達諸
儒也及宋諸子與東萊呂子商訂欲取禮記中有闕
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仍別爲記不果晚

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王朝邦國等類
而以禮記分隸於其間蓋未成之書而喪祭二禮又
其門人黃氏楊氏所續也近時吳氏澄獨疑其經傳

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於是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

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戴記鄭注中有經篇者離

之為逸經逸經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

廟也其三取之鄭氏注中禮各有義則經之正也以

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為傳傳十篇戴記中

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人作以釋經而戴

青巖叢錄 三 退補齋

編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共為十篇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十各有傳矣正

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其外仍以歸諸戴氏之記

小戴記存者三十六篇亦重加序次日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緇衣附焉月令

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十有一喪大記惟記喪取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

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

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倫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

記表記一類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朱子所輯及黃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則以終之

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去其重複名之曰朱氏記與二

戴記爲三焉

周禮周公作或謂之周官蓋卽其設位言之則曰周

官卽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也自周之衰諸侯將踰

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典籍而秦用商君其政與

周官相反始皇疾惡焚燒之獨悉漢興高堂生首言

儀禮而周禮之出最後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入于祕府或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于武帝當世儒者莫得見焉成

帝時劉歆校理祕書見之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始

得列序著于錄略而五官皆有殘缺冬官又亡乃以

考工記足之

或曰司空官屬錯散於五官之中實未嘗亡俞庭口有復古編於五官中摘其

羨者以補冬官而削去考工記

考工記者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

王莽時歆取以足之厥後杜子春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眾與馬融等皆傳周禮為之訓詁而鄭康成為之注然自周禮之出當世儒者多疑之林願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獨康成知為聖法作論難以排眾說故周禮之出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也魏晉以來于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者有為論評者以及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數至唐

賈公彥撰疏二十卷今惟鄭注賈疏行焉然自周禮
之出當世云云至文中子云云今卽其書考之其中
誠亦有可疑者六鄉六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
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而足以給二萬三
千之官吏乎以地官計之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
人而府史胥徒又所不預則其眾多又益甚焉至若
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
屬之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之秋
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

逆宜屬天官而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
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
事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而掌固掌疆司
險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太府至掌
皮既悉領之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若此等
類未易悉數此其官職之煩冗殺雜實爲可疑學者
詳之而已至文中子乃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唐
太宗謂爲真聖作宋橫渠張子又極尊信而王荆公
且推行之獨五峯胡氏則深所擯抑朱子蓋嘗折衷

其說由周公立下規模未及用也趙汝騰氏又謂惟
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乃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不可
考矣若程子所謂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則推本而論之者也

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
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
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
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
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

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
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旣不失
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大學在禮記中通爲一篇朱子始分爲經傳以明德
新民止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可謂規模宏大工夫詳密
矣惟其間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亡而補之旨意固
已完矣然亦孰知其未嘗亡也今卽其書求之有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

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言者足爲物格致知一傳蓋錯簡在他所則爲美語而取以爲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傳耶董丞相槐及車玉峯氏葉西澗氏皆著論以辨其非是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緯書漢儒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緯稽
 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
 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紀
 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
 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秋緯演
 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將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此三十五
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搃輔象撰孝識嘗帝後及河
期禮稽命耀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成始著

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

篇而尙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旣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白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

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寢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然

後經義絕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

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

今易緯乾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
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
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毘
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祕
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
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

不思議境大宣之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
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
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

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爲
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
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
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其說乃大備顛授灌
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立朗立朗授湛然
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
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
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之
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

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
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宏教外別傳之旨
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僧傳
璨璨傳道信信傳安忍忍傳曹谿大鑒禪師慧能而
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闢奧讓傳
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
臨濟慧照大師義元元立三元門以策厲學徒是爲
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滄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
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

爲滄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
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
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
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法
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獨
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
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
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
振是謂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

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
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
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
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
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
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
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
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
去聖旣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

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宏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

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老子之道本於清淨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矣米巫祭

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
一之教是矣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
之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
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爲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
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凌素輩則
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
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
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

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名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
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
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樂
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沙趙歸真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僂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
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
且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
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
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

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
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
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
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大平經最古
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
中鄙褻之談若大同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
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漏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

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

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水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
用之者甚鮮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
迥及賴大有謝世南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
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純之相配
而他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
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
業其術者叅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而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

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
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
言質奧而義宏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
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
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繼之
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
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
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
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

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砮撰天元玉策要
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者濕熱之說
砮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
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
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
有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鍼能殺
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
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
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闡

奧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祕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二傷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

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
下三發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
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
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
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
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
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近時天下之言
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
而通之隨証而用之不在其人乎

華川卮辭序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鳳
林香溪之間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心邑鬱不自
聊間因追憶疇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爲言乃
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王禕

重刻華川卮辭序

吾郡王忠文公與宋文憲齊名同
受明太祖徵辟有浙東二儒之目且
謂忠文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卿其知遇如此厥
後奉使雲南從容就義大節凜然

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
矣余雅慕忠文之為人兵後籍亡
求其遺書往往不復獲茲從函海
中鈔錄成編亟以授梓蓋其至正
中避亂鳳林香溪間著也其書涉
筆雜記雖取卮言日出之義而於

天人性命之旨家國治忽之原以及
持身涉世之故靡不鉤元提要統
括無遺非靜觀自得研理極深者
其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若是耶
徒以卮辭目之無當矣書向載忠文
本集中無華川字逮曹氏溶學

海類編始摘出別行其加以華川字
者則溶所署云同治八年冬十一月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華川卮辭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比之堯舜湯武固爲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

地之中以爲禮導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道德君子之寶也德其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蓄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疇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俵俵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

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揚子曰神心慌惚經緯萬方孔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
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
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
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
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
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
能致實道無白而立

聖人操天下之利器故能爲天下宰紱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曷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以自致矣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

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眊而不行先王舉其偏而正之蓋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爲靈人非天無以爲生天人其一氣乎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職乎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咎徵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敘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
爲治之本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妄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
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
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性而納之於
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
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
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
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
以菑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
賦租稅二亡也貪吏欺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
姓蠶食無厭四亡也徭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亡也部

落團結男女遮迤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猶可也又有七死焉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而刑措誠難也矣

評

選用良吏將安全之顧死亡之即讀此可慨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

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網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織鱗瑣鬣無弗獲也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帝王爲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獻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晦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亡歟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

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剗犀革其芒刃有餘利
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騏驥要褭一日千里不竭
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不一於正公宏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
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美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
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爲我兼愛清淨寂滅爲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爲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
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恥
之言不成文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仕不得
君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
強如忘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

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
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圍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五寸之鍵制重門之闔闢
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仕隱二端而已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以
身徇國固爲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
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真斯尤難也故忘己以爲人
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

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

評甚哉多術之為害也吾誰欺欺天乎欺心

乎此段最為名言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凌爭則刑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穿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饗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鼈猶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懼於畢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
拘體其道若遇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

名者禍之輿

評吾有大患爲吾
有身此說本此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遍予
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
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
疑似勇繇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
入鮮潔以出似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
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
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
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君子比仁焉有

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天下舉莫如己矣自大則謂已有以勝天下之人矣是以謂自暴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爲此言者固云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慊也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

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爲道猶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信不信

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

而又廢王隱謗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此
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此
始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
今爲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
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
春秋故也况春秋之作在于歷聘列國之後乎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
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躓乎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哉
氣運之盛衰俗尙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矣
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
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黼黻萬化其聖人之文乎
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
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
而峻邱陵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驚
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剗革爲鞠猶必有師

焉况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雜從橫權謀之屬均之爲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爲學貴慎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

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成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
命在天性在人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不可苟
而從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君子所持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己福由
於天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由於己者固可以必爲
吾知爲吾所可爲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

取必哉爲吾所可爲此吾之所爲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影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銷膏而人不見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世亦有爲善而蒙禍作惡而受福者矣古語有之猖蹶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

餘殃

合天災必善則盡命

君子之交際莫慎於取予非所當取而取之傷廉非
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
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
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
化矣君子其慎取友哉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悲矣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主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眾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柱梁蚊蟲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鵬鷖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
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
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亂民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
思治者亂之極厭亂者治之復故易否終必泰十三
國風終以豳風之詩

春秋於災異雖微必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
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嘗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

鵠來巢皆一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
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饑蟻
蝨螟之類皆悉書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
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
告人君使之警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
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未嘗不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

祥瑞非聖人之所上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
元柜黃鰲麟鳳龜龍素雉朱鳥之類史牒所載不皆

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魯以麟弱漢以白雉亡莽以黃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爲祥也是故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水火土其在天爲五星曰歲星曰熒惑曰太白曰鎮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其占云歲星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餘星之殃各有指焉蓋五星在天爲緯星其象爲至著故災

祥所繫爲最重攙槍彗孛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其
盈縮之所生也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
有常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爲
吉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尙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並推春
秋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據依而牽合傳會
後儒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卽
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災某異爲某事之失之所
致則旣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尙經術東都尙名節經術之弊流而
室室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
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略
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譏其廢事
也然淝水之役謝安以笑談卻苻堅百萬之眾清談
其果廢事乎

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爲之抑其人自致
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

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尙。政治之美惡，運祚之懸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強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

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尙功後世遂以強亡周公
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
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
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總評

公如久相功業必有足觀卽其言可知其品宜于死生之際從容就之矣